

惡人逼乞食僧而現得惡報 緑第十五  
 舊故京時，有一愚人，不信因果，見僧乞食，忿而欲擊，時僧走入田水，追而執之，僧不得忍，以呪縛之，惠人顛沛，東西狂走，僧即遠去，不得而瞻，其人有二子，欲解父縛，便詣僧房，勸請禪師，々々問知其狀，而不肯行，一子懇重拜敬，請救父厄，其師乃徐行，誦觀音品初段竟，即得解脫，然後乃發信心，廻邪入正也。  
 大和國有一壯夫，鄉里姓名，並未詳也，天骨不仁，喜殺生命，其人捕兔，剝皮放之於野，然後不久頃，毒瘡遍身，肌膚爛敗，苦痛無比，終不得愈，叫号而死，嗚呼無慈悲心，剝生兔皮，而現得惡報 緑第十六  
 伊予國越知郡大領之先祖越智直，當為救百濟，遣到軍之時，唐兵所擒，至其唐國，遭兵災，信敬觀音菩薩像，得瑞報 緑第十七  
 我國八人，同住一洲，儼得觀音菩薩像，信敬尊重，八人同心，織截松木，以為一舟，奉諸其像，安置船上，各立誓願，念彼觀音，爰隨西風，直來筑紫，朝廷聞之，召聞，事狀、天皇急矜，令申所榮，於是越智直言、立郡欲仕、天皇許可，然後建郡造寺，汝昔先身，生在伊予國別郡早部猴之子時，汝奉誦持法花經，而燃燒一文，故不得誦，意唯一字不得存，至于廿有余歲，猶難得持，因觀音以晦過，于夢見，有人曰，今見之，從夢醒驚，而思怪之，白其親曰，急有緣事，欲往伊予一親聽許，然謫住當，到之猴家，叩門喚人，乃女出，含咲還人，白母曰，門在客人，恰似死郎，客入具述夢狀謂翁媼吾先父母，猴亦語因，而示之曰，我先子某，其子住堂，說聞之出見，猶疑死子，家長見之，亦怪問之，仁者何人，答陳國郡之名，客人亦問之，答具告知往姓名也，明知我是先父母，即長跪拜，猴愛之喚人，居床而贍言，若死者我子之靈也，于時懼悔，奉直之後，熟然得持，於是父子相見，一怪一喜，父子之義，不失孝經及持水瓶等是也，先子聞之，入堂內，取彼法花經，開見之，當不有所誦之文，燈熾矣，客入具述夢狀謂翁媼吾先父母，猴亦語因，而示之曰，我先子某，其子住堂，說經及持水瓶等是也，先子聞之，入堂內，取彼法花經，開見之，當不有所誦之文，燈熾矣，客入具述夢狀謂翁媼吾先父母，猴亦語因，而示之曰，我先子某，其子住堂，說聞之出見，猶疑死子，家長見之，亦怪問之，仁者何人，答陳國郡之名，客人亦問之，答具告知往姓名也，明知我是先父母，即長跪拜，猴愛之喚人，居床而贍言，若死者我子之靈也，于時懼悔，奉直之後，熟然得持，於是父子相見，一怪一喜，父子之義，不失孝

是聖非凡，誠知、法花威神、觀音驗力、善惡因果經云，欲知「過去因」見「其現在果」，欲養、贊曰，善哉日下部之氏，說經求道，過現一生，重誦本經，現孝父，美名伝後，皆說法花經品之人而現口喝斜得惡報。昔山背國，有一自度姓未詳也，常作基為宗，沙弥與白衣俱作基時，乞者來謁，法花經品而乞物，沙弥聞之，輕嗟啞，故候口，詣首効誠，白衣聞之，甚恐曰，畏恐而終不直，法花經云，若有輕咲之者，當世々牙齒疎缺，齶脣平鼻，手腳纏戾、眼目角眴矣，白衣者，作基毎遍而勝，沙弥者，每遍猶食，於是即坐，沙弥口喝斜，令藥治療，僧用涌湯之分薪而守，他作牛役之示奇表。秋惠勝者，延興寺之沙門也，法師平生時，涌湯分薪、詛束与他而死，其寺有一惠勝法師者，涅槃經雖能說，而不能引車、牛聞流淚，長息忽而死，將牛之人，嘆曰，特、而生三寶子，長大之後，駕車載薪，無禪所驅，控車入寺，時不知僧，在寺門曰，宮、々見之，皆觀音菩薩像也，彼師急然不觀焉，諒委，觀音所示，更不心疑，寧所迫，食、雖食沙土，誰不以食常住僧物，所以大方等經云，四重五逆，我亦能救，盜僧物者，我所不救者，其斯謂之矣。

無慈心而馬負重獸以現得惡報。緑第廿一

昔河內國，有莊販之人，名曰石別也，遇馬之力，而負重荷，馬不往時，頗恚捶驟，負荷勞之，兩目出淚，壳莊竟者，即殺其馬，如是殺之，為多遍後，石別自纔臨涌金，而拔人於釜所煮，現報甚近，心信因果，雖見畜生，而我過去父母，六道四生，我所生家，故不可無慈悲也。

勤求學佛教，弘法利物臨命終時示異表緑第廿二

故道照法師者，船氏，河内国人也，奉勅求佛法於大唐，遇玄奘，而為弟子，三藏語弟子曰，是人還來，將化多人，汝等莫擊，可能供給，業成之後，到此土，造禪院寺，而止住焉，時戒珠無玷，知鑑恒耀，遍遊諸方，弘法化物，遂住禪院，為諸弟子演暢所謂衆經要義，臨命終時，洗浴易衣，向西端坐，光明遍室，于時開目，召弟子知謂汝見光不，答言已見，法師誠曰，勿妄宣伝，即後夜，光自房出，施耀寺庭松樹，良久乃光指西飛行，弟子等，莫不驚怪，大德西面端坐，應卒時焉，定知必